

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O. HENRY
COMPLETE WORKS

欧·亨利

全集



[美] 欧·亨利◎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欧·亨利全集

第五册

作者 [美]欧·亨利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五部 乱七八糟

山姆罗克·琼斯冒险记.....	(823)
空中女士.....	(829)
更壮观的科尼岛.....	(833)
法律和秩序.....	(838)
马丁·博尼的转变.....	(853)
上等人 and 下等人.....	(858)
卡莉之钻.....	(863)
庆贺之日.....	(870)

第六部 滚 石

梦.....	(879)
治人之人.....	(883)
约翰·汤姆·利特贝尔的返祖.....	(899)
帮助他人.....	(913)
活动木偶.....	(922)

侯爵与萨利小姐	(935)
桑托恩之雾	(946)
友谊的召唤	(954)
在“最好的餐馆就餐”	(965)
声与火	(974)
狄克丘克	(980)
无处藏身	(989)
总统的快照	(996)
一个未完的圣诞故事	(1002)
赚不到钱的仆人	(1007)
贵族与食物	(1020)
赞布拉的犯人	(1023)
一个奇怪的故事	(1026)
追逐财富的格拉迪丝	(1028)
道 歉	(1032)

“那正是我在琢磨的问题，”琼斯说，“我妻子今天早晨给我缠上的，为的是提醒我回家时带点儿东西回去。坐下，沃扎坡，抱歉，我得离开一会儿。”

这位著名的侦探走到一架墙式电话机旁，把听筒放在耳朵上足有十分钟。

“你又在听线索？”当他回到椅子上时我问。

琼斯笑着答道：“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线索，跟你直说吧，我戒毒了。我一直在增加毒品的量，时间太久了，吗啡不起作用了。我不得不搞些劲儿更大的东西。刚才那个电话打到了多尔道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人们在朗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现在来说说这段线的事儿。”

沉思五分钟后，琼斯笑着看看我，点了点头。

“太棒了！”我大声说，“已经戒毒了？”

“那太容易了。”说着他举起了手指，“看见这个绳结了吗？那是为了防止我忘掉什么，因此称作‘勿忘我结’，而‘勿忘我’是一种花，花和面粉同音，所以我要带回家的是一袋面！”

“棒极了！”我禁不住羡慕地大声说。

“我们出去散步吧。”琼斯提议。

“目前，手头儿上只有一件要案，一百零四岁的麦卡提老人由于吃香蕉过多而死，证据充分证明此事与黑手党有关，警察已包围了第二大街二号的卡岑杰马干布里诺斯俱乐部，逮捕凶手只是几小时的问题，还未通知侦探去提供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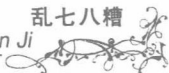
琼斯和我出门来到街上，我们要到街区拐角处去乘公交车。

走到街区一半时，我们遇到在市政厅任职的熟人林格德。

琼斯停了下来，“早晨好！林格德，”他说。

“今早晨你吃的早餐不错嘛。”

由于总是关注着这位侦探出奇的推断天才，我看到琼斯的眼



光在对方胸前衬衫的一道黄色污渍上闪了一闪，然后又看了看对方脸颊上的一小点污渍——毫无疑问两处都是由蛋黄所致。

“噢，你真有侦探天分，”林格德笑得浑身直抖，“要是你能说出我今天早餐吃的什么，我给你买酒喝买烟吸。”

“就那么定了，”琼斯说，“香肠、面包和咖啡。”

林格德承认琼斯猜对了，掏了赌金。当我们又上路后我对琼斯说：

“我想你看到了他脸颊上和衬衣上的污渍。”

“我看到了，”琼斯说，“因此才开始推断。林格德是个非常节俭省钱的人。昨天市场上的鸡蛋降价到每打两角八分，今天据说又降到了每打两毛六。昨天林格德吃了鸡蛋，今天又去集市了，像这样的小事不算回事，沃扎坡，简单的算术题而已。”

上了公交车后，我们发现座位都被占了——主要是被女士们占了，我和琼斯便站到了车后部的一个台子上。

大约在车的中部坐着一位花白胡子、上了年纪的矮个子男人，他一看便知是典型的衣冠楚楚的纽约人。在以后各站停车后，陆续爬上来一些女士，很快便有三四位女士站到了那男子面前，拥挤着去抓扶手，意味深长地盯着那位占有一个宝座的男人，然而，他仍坚定地一动不动。

我对琼斯说：“我们纽约人已失去了在公共场所的风度。”

“也许是吧！”琼斯很轻松地说，“但你所指的那人却是一位来自传统的弗吉尼亚州的侠义而讲礼貌的绅士。他和妻子及两个女儿来纽约住几天，今晚就会回南方去。”

“那么说，你认识他？”我惊讶地问。

这位侦探笑着宣布：“在上车之前我从未见过他。”

“我的老天哪！”我喊出声来，“如果只从外表就能做出判断，你简直是在从事妖术。”

“没什么，只是观察习惯而已。”琼斯说，“如果那老先生在我们之前下车，我想我会向您证实我的推断的准确性。”

三个街区过后，那老人起身要下车了，琼斯在门口处向他打了招呼：

“请问，您不是弗吉尼亚州诺佛克的亨特上校吗？”

“不，先生，”老先生极礼貌地回答，“先生，我的名字叫埃利逊——少校埃利逊，来自费范克斯县，不是诺佛克县，但它们是同一州。在诺佛克县我认识很多人，先生，姓顾里奇的，姓拖里佛的，姓格兰特依的。但是，先生，我从未听说过您的朋友，亨特上校，先生，我很高兴今晚要回弗吉尼亚州了。我和太太及三个女儿在此住了一个星期，我十天内就会到诺佛克县。如果先生您将尊名留给我，我会很高兴去为您查找亨特上校，告诉他您谈起过他。”

“谢谢，”琼斯说，“告诉他里纳德向他问候，你的心真好。”

我瞥了一眼这位纽约大侦探，见到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一丝烦恼，小小的失误也会令山姆罗克·琼斯烦恼。

“您是说您有三个女儿？”他问这位弗吉尼亚绅士。

“是的，先生，我有三个女儿。她们都是费范克斯县的好姑娘。”

说到这儿，埃利逊少校叫停了车，开始下车。

山姆罗克·琼斯抓住了他一只胳膊。

“请稍等一下，先生。”他请求着，口气虽然文雅，但我能感到其中的不安，“您其中一个女儿是收养的，对吗？”

“对，先生。”这位少校脚已下到地上，他承认道：“但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我真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车继续开动时，我说。

琼斯又恢复了平静，显而易见的平静，这是从明显的失误中挽回败局而带来的。因此，下车后他请我进了一家咖啡店。答应我

将这一奇遇全部揭秘。

“首先，”坐定后他说，“我知道那位先生不是纽约人，因为站在他面前的女士使他面红耳赤，坐卧不宁，尽管他没让座，从他的长相看，我断定他是南方人而非西部人。

“其次，我开始推测他不给女士让座的理由，当时很明显，他意识到要让座，但还未到不得不让座的程度。我很快便断定了那一点。我注意到他的一个眼角又红又肿，满脸都是铅笔头大小的圆点，两只黑漆皮鞋上也布满了椭圆形的痕迹。

“在纽约市只有一个区域会使男人受到那样的打击——那就是第二十三大街的便道上及第六大街南头。从他鞋面上的法国鞋跟儿印痕及他脸上被女人所用的雨伞和旱伞击打所留下的痕迹，我得知他去过商业区并与母夜叉般的女人打斗过。他是个看起来很聪明的男人，我知道若不是由于自己的女人使他卷入，他不会冒此危险。因此，上车后，由于所受待遇而产生的愤怒足以使他不让座，而全然不顾南方传统的骑士风度。”

“那很好，”我说，“但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说他带了女儿——还非要说两个女儿？为什么他太太不能带他来买东西？”

“必须要有女儿，”琼斯镇静地说，“如果他只有妻子，而这妻子又与他年龄相近，那么，他早就让她自己去购物了。如果他有个年轻的太太，那么，她会喜欢自己去逛街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我承认这一点，”我说，“可是，为什么是两个女儿？而且，我的天哪，当他告诉你有三个女儿时，你怎么猜出他的一个女儿是收养的？”

“不要用猜这个字，”琼斯带着自豪说，“推理学的词汇中不存在‘猜’这个字。在少校埃利逊的扣眼上有一朵康乃馨、一朵玫瑰花和一片天竺葵叶子，没有女人会把康乃馨和玫瑰花组成钮孔花来装饰，沃扎坡，闭上眼睛好好想想，难道看不见可爱的阿黛拉给

爸爸胸前别上一朵康乃馨好让爸爸走在大街上高兴起来？然后调皮的埃蒂丝·梅由于妒忌姐姐而给爸爸加上一朵玫瑰花？”

“然后，”我兴奋地喊起来，“当他宣布他有三个女儿时——”

“我能看出来，”琼斯说，“站在后面的那一个给爸爸加上的不是花；因此，我知道她一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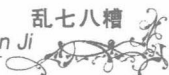
“收养的！”我喊了出来，“我给你满分，可你怎么知道他今晚要回南方去？”

“在他胸前的口袋里，”这位大侦探说，“凸出一块椭圆形，火车上很少买到好酒，而从纽约到费范克斯县路途很远。”

“我必须再次请求你，”我说，“请告诉我，以便我最后一丝疑虑被澄清，你怎么断定他来自弗吉尼亚州？”

“我承认那线索很不清晰，”山姆罗克·琼斯回答：“但受过训练的观察家都不会嗅不出那车上的薄荷味道。”

芦卫 译



空中女士

有人说纽约市被废弃了，那毫无疑问就是为什么声音会在宁静的夏天传得很远的原因。此时的风是南到西南风；时间是深夜，话题则有些像女人间的闲谈。此时，高居滚烫的沥青路面之上三百六十五英尺的那位曼哈顿岛上的神秘而具象征意味的女神，正把她的摇摆的箭指向她那在自由岛上的高贵的姐妹。花园大厦里的灯已全部熄灭，广场长凳上睡觉的人们的姿势是如此古怪，以致于杜雷所画的地狱中受难者也会像裁缝的模特般舒展身躯。位于花园大厦顶端的戴安娜雕像悄然不动，它的箭指向海湾上空。它的永恒见于它的随机应变；它的纯洁见于它的镀金服装；它的忠诚见于它那惟一的、飘飘欲飞的方巾；它的坦白和天真见于它拉弓的习惯；它的都市味道见于它飞速追赶哈莱姆火车的动作。如果她那支箭真的水平飞出的话，它将在那位英勇的女主人头上五十英尺处飞过，而那位女主人的任务是向来自其它陆地的被压迫的人提供永恒的欢迎。

这位女士凝视着大海，两条航道之间的浪谷使得汽轮降低了航速。翻译者们也给她加上了额外的负担。“自由照耀着世界”（这是她的创造者给她起的名字），除了她的大小之外，它的任务将不会比一个电工或一个标准石油公司的经理更具责任心。然而，要“启蒙”这世界（我们有学问的园艺师是这样用英语称呼它的），需要更好的素质。因此，可怜的自由女神不是干一个掌灯人的闲

差，而必须变成一个“学托扩”^①学校的校长，用大海而不是静静的、优雅的湖来做训练场。她必须用一个无火的火炬和一个空空的脑壳驱散这世界上的阴影并教会它一些基本知识。

“嗨，自由夫人！”一个清楚的，欢快的女高音在静静的夜色中喊道。

“是你吗，戴安娜小姐？请原谅我扭不过头去，我不像有些人那样轻松自如。尽管刚刚过了一个清爽的夜晚，小姐，但是由于刚才那一船来自俄亥俄的游客在我嗓子里的台阶上丢下了花生壳，我的嗓子很沙哑，几乎不能讲话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问一下，”从那金色雕像传来了钟一般清脆的声音，“我想知道你从哪里学来的那市政厅土腔，我不知道，自由一定要来自爱尔兰不可。”

“如果你学习过外国艺术史，你就不会问了，”岸边的这位雕像答道，“如果你不是没头没脑又晕头转向的话，你应该知道，我是由一个南欧佬代表法国政府向美国人民赠送的礼物，其目的是欢迎爱尔兰移民来到纽约这个荷兰城市。自从我被立在这儿起，昼夜所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你必须了解，戴安娜小姐，人和雕像是一样的——既不是他们的制造者也不是他们被创造的目的去影响他们舌头的运动——而是他们与之交往的人，我告诉你。”

“你对极了，”戴安娜同意道。“我自己也注意到了，如果有老家伙从奥林帕斯来跟我讲一些古希腊的空话，我听不出他的话与卡内岛汽车售车员和一个买五分钱票的乘客之间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很高兴你已下决心搞社交了，戴安娜小姐，”自由夫人说，“我在下边这儿的生活很寂寞，戴安娜亲爱的，上边城市里有什么

^① 学托扩(Chautauqua)：野外训练学校。



事儿可做吗？”

“噢，啦啦啦！——不，”戴安娜说，“自由阿姨，你注意到那‘啦啦啦’没有？是从我下面的花园剧场里上演的‘巴黎之夜’里学来的，你同时会从麦克·坎餐馆里听到那‘啦啦啦’鱼歌。自从欧·拉发第，那个领班，由于称呼他‘鱼歌’而揍了三个人之后，流浪的人们已经变得讨厌‘鱼歌’了。噢，不，这座城市如今时兴游荡的夜晚，人们都离家出走，今晚我在屋顶花园里见到一个城里商人和他的速记员在一起，演出是如此乏味，他都睡着了，一个嘴角叼着一角钱小费的服务生在考虑叫醒他是否好。他向四周看了看，见到了他那写字潦草的速记员。‘嗨，’他说，‘请给写封信好吗？芒特莫伦茜小姐？’‘当然了，很快会好’，她说，‘如果你做上标记“×”的话’。

“那就是屋顶上最好的事啦，所以，你瞧多没意思，啦啦啦！”

“戴安娜小姐，你在那上面能参与社交场合很不错嘛，你可以看到猫表演、马表演，还可以看到军事锦标赛。在锦标赛上，列兵看起来像将军一样威武，而将军则尽量做出检阅者的样子。你还可以参观运动会，在会上三围分别是三十六、十九和四十五的姑娘在大威尼斯运河岸边的桦树皮小屋里做早餐，运动会是由柏那德·麦克法登及多伊和达思两位牧师举办的。你可以参观法国舞厅，在那里正宗的高恩舞蹈团和罗伯特埃米特—散格伯顿舞蹈协会一个挨一个地跳高地舞。你可以看到欧利安舞厅，那是世上最漂亮的聚会，在那里法国学生与泰罗林歌唱家比赛走步游戏。戴安娜小姐，你那里对雕像来说有全城最好的事可做。”

“传播自由的道理”，这位雕像叹息道，“在纽约湾是最令人厌恶的，有时，当我向下瞥一眼爱莉丝岛时，看到一群群我要为他们指明道路的移民，我真想点燃煤气，然后让验尸官为他们填写移民规范化卡。”

“我说，让你来处理这最棘手的事真是一件丢脸的事，对吗？”在观看障碍赛的女神怜悯地回答。“在那下面有那么多水围着，肯定寂寞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保持头上的发卷的。你穿着的那件哈波特修女型服装已经落伍十几年了。我认为那些雕塑师应被治毁坏罪，因为他们给一位女士穿上了铁的或石头的衣服。那正是圣·格登恩先生聪明之处，我总是领导服装潮流。但人们追赶我的时装很快。请原谅，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感到从北边吹过来一阵风——不会是埃索帕斯出事了吧，噢，对了，是西边——我想在那边金板子已经把事件平息了。自由夫人，您刚才在说什么？”

“戴安娜小姐，和你谈话很有意义，夫人。我看到他们欧洲人的一艘汽轮正向那罗恩驶来，我该执行自己的任务了。高举自由火炬欢迎那些在上岸时没被统舱服务员踢死的人是我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你只花八块半美元就能来的伟大国家，而医生如果发现你的眼睛由于为此哭泣而红肿的话，他早已经准备好免费送你回去。”

这金色雕像在改变了方向的风中转过身去了，她那镀金的箭可射向水平方向的许多地方。

“再见了，自由阿姨，”楼顶上的戴安娜甜甜地叫道，“改天晚上，当风合适时，我再拜访您，但是，——我说，你没有被解雇过吧。从我来到这高处时起，我一直密切注视着曼哈顿岛，他们在您脚下卸下的是一群群长相恶心的自由追求者。但他们不是永远那样的。在我这儿，每一刻都能看到人们签支票、投票、鼓励发展艺术以及每天早晨洗澡。这群人由一名美国出生的、月工资从未超过四十美元的码头劳工推上岸。别停止您的工作，自由阿姨，您做得很好，很好。”



更壮观的科尼岛

“下周日，”代尼斯·卡那汉说，“我要去看那个像凤凰一样从原来的尘埃中升起的新的科尼岛。我与娜拉·芙琳一起去，并且我们准备为一切物质性的东西而献身，从维苏威火山那红色法兰绒般的岩浆到孵化亭内的种族自杀所用粉红色绸带问题。

“我以前去过那里吗？去过，上周二我还去了。我看到那里的风光了吗？没有。

“上周一我把自己混入瓦工工会内，根据规定我被勒令在当天辞职，原因是参与了位于华盛顿的塔克马二号的‘所罗门女士’罐头协会的同情性罢工。

“由于失业，我的脑子和习惯全被打乱了。由于在‘牛奶工和洒水车司机协会’的半年舞会上的强硬发言而与娜拉·芙琳吵嘴使得头脑一片混乱，吵嘴是因为妒嫉、炎热和那个魔鬼安荻·考夫林。

“所以，我说，星期二去科尼岛。如果不是由于急流的短暂突变而使我感觉好些的话，我不知结果将是怎样的。

“你一定会听说的，科尼岛已接受了道德重建，那古老的包卧利是过去人们强迫你拍照、把你打晕然后给你看手相的地方，现在叫华尔街了。卖熏肠的小摊贩依法也要卖新闻短讯；油煎圈饼要由一个退休的船工每四年检验一次。过去被赞助商用作投球对象

的黑人头像现在非法了；而且，依据警察局长的命令，开汽车的人的形象已被替换掉了。我听说过去不道德的游戏已被停止了。过去经常从纽约来坐在沙滩上，在浪中戏水的人们，放弃了他们的地盘，而挤进旋转门去看画在帆布上的城市火灾和水灾的画。那些受到了谴责的、低级的、使老科尼岛丢了脸的消闲场所据说已被取消，取消的过程包括将价格由十美分涨到二十五美分，并雇了一名叫莫狄的金发女郎代替米奇——包卧利的诱饵——来卖票，别人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

“但是在一个星期二我去了科尼岛。下了火车我就向金光闪烁的风景区走去。那景象很美，巴比伦大厦和印度屋顶花园上数以千记的电灯辉煌耀眼，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人们说在科尼岛各阶层人人平等，这是真的。我见到百万富翁嚼着爆米花与人们一起散步；我见到每周挣八美元的衣服店店员开着红色汽车比赛，看谁到拐角处先按汽车喇叭。

“‘我犯了个错误，’我对自己说，我需要的不是科尼岛，当一个人伤心时，他所需要的不是欢乐景象。对他来说，到墓地去沉思或到天堂屋顶花园参加仪式要好得多。当一个男人失去心上人后，吃热玉米花，让服务员拿上糖瓶而不是盐，然后掩饰自己，或者花上二十五美分让吉普赛手相家祖祖康告诉他，他有三个女儿并正等待着另一个的灾难性的来临，这都不是安慰。

“我走到了远处的海滩上，到了这个新建的私人公园一角处，坐在了一座古塔的废墟上，梦境一般。一年前那座古塔还矗立在那，当时服务员在你面前放下了可做一周蛤蜊羹的原料，只收一角钱，并友好地称呼你为‘伙计’。真是罪过呀，他还可以找给你足够的零钱让你在桥上叫一辆车回到纽约。现在，他们告诉我说，人

们在浪花街卖兔肉，找回你的零钱可看一场电影。

“我坐在古塔的一侧观看着海浪冲上海滩，回想着我和娜拉·芙琳去年夏天在这里的情形，那时这个岛还没变样，我们很幸福。我们在低档酒馆里拍照、吃蛤蜊羹。当我们在门口等待时，埃及的尼罗河女巫当即告诉娜拉，嫁一个长着一双‘O’型腿、红头发的男童将是她的运气，而我则由于充满幻想而兴奋不已。一年前，就是在那里，娜拉·芙琳把她的双手放在我的手里，我们谈到了公寓，谈到了她能做的饭菜及其他充满爱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所爱的科尼岛，那就是撒旦之手所触及的科尼岛，友好、嘈杂又值得你花钱。岛周围没有篱笆隔离，没有这么多电灯把人们的黑外衣、白衬衣照耀得黑白分明。

“我背向公园坐着，公园里的人们可以赏月，可以做梦。尖塔排成圆形，它们在向往着古老的科尼岛。海滩上人不多，许多人在把硬币投入自动放钱机的口中，为的是欣赏电影‘中断的求爱’片断；许多人在呼吸威尼斯运河的空气；一些人在呼吸战争的硝烟，这是由一个大水箱里的战舰之间的海战而冒出的。我的心为老科尼岛的新道德标准而感到沉重。此时，我身后的乐队在演奏，大海在前方发出低音鼓般的鸣响。

“我直起身沿古塔走着，在塔的另一侧，在朦胧的夜色中，一个穿套裙的女孩坐在要倒塌的树上，在独自哭泣，我绝没有撒谎。“有麻烦了吗，小姐？”我说，“我能帮忙吗？”

“‘根本没你的事，代尼·卡那汉，’她说着坐直了身子。那不是别人，正是娜拉·芙琳的声音。

“‘那么，不关我的事好了！’我说，‘芙琳小姐，我们正准备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的，你看过这新科尼岛上的风光了吗？我猜你正是

为这而来的。’我说。

“‘我看过了，’她说，‘我母亲和提木叔叔正在那边等着我，我看到的夜晚太壮观了，我参观了所有的风景区。’

“‘你说得对，’我对娜拉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兴奋起来的。在做过最可笑的经过改进的贝壳游戏后，我来到岸边享受一下凉爽的空气，‘你看德巴游戏了吗？芙琳小姐？’

“‘我看了，’她有所反应，‘但我想他们斜着滑向水中不安全。’

“‘我们去射击怎么样？’我问。

“‘真的，我害怕枪声，’娜拉说，‘它们在我耳边产生如此大的噪音。但，提木叔叔他喜欢射击，他还赢过雪茄烟呢。我们在一起过得很愉快，卡那汉先生。’

“‘你过得愉快，我很高兴，’我说，‘我猜，看到这些风光你肯定很高兴了。那孵化亭游戏，逃窜屋游戏怎样？到侏儒饭店去吃饭怎么样？’

“‘我，我不饿，’娜拉含糊地说，‘母亲在那餐馆吃过多次。我很高兴看到新科尼岛上的新事情，’她说，‘这是我很久以来过得最幸福的一天。’

“‘你们参观了威尼斯了吗？’我说。

“‘我们去看了，’她说，‘她是个美人，穿一身红衣服，她是——，

“我没再听娜拉说下去，走上前去，我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真会讲故事，娜拉·芙琳，’我说，‘这个更加壮观的科尼岛，你并不比我看得多。让我说出实情吧——你来是为了坐在波涛边的古塔旁。去年夏天那里曾是你坐过的地方，在那里你使代尼思·卡那汉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男人。说吧，说出实情吧。’